

ANGELA CARTER
「英」女言位，卡特著，叶言译

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

THE

INFERNAL

DESIRE

MACHINES

OR

DOCTOR HOFFMAN

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
叶肖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 / (英) 卡特(Carter, A.) 著;
叶肖译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1
(精典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octor Hoffman
ISBN 978-7-305-14151-5

I. ①霍… II. ①卡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51161 号

Copyright © Angela Carter 1972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10-365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
书 名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
著 者 (英)安吉拉·卡特
译 者 叶 肖
责任编辑 沈卫娟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15 千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4151-5
定 价 30.00 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官方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官方微信 njupress
销售热线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ANGELA CARTER

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OCTOR HOFFMAN

引言

“爱是梦幻与现实的混合，爱是母液，孕育出一切不可思议，前所未有之事；爱是一棵大树，爱人在这棵树上发芽结蕾，绽放出玫瑰一样的花朵。”小说第一章中，令人如痴如醉的玫瑰开满战火纷飞的城市。玫瑰仿佛呼出香水，连巨石建筑都醉了；玫瑰甚至能唱出五音阶歌谣，歌声却在鼻孔内响起。想象何等瑰丽！小说的结局，主人公德赛得里奥身上礼服的胸袋上插着白色丝帕，上面沾着斑斑血迹，仿佛一朵盛开的玫瑰。可以说，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魔幻诡谲、奇思妙想的大全。

小说的开局令人想到普鲁斯特：“一切我还记得。没错。一切我还完完整整地记得。”可仅仅几页之后，读者又读到：“到底怎么开始的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”记忆中布满人类的缺陷，梦幻和现实融为一体，难分彼此。读着这样一个故事，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故事，读者对故事的叙事又能信上几成？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，故事出自德赛得里奥之口。此君是名政客，一位可敬的历史人物，向读者讲述故事时已是一位古稀老人。德赛得里奥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，和几乎已被遗忘于那个时代的霍夫曼博士。霍夫曼博士是科学家，能够批量制造幻象，按照自己的意志

改变现实表象。

博士仿佛一位天神，“或许真的无所不能”。在一座南美大都市（没有给出具体名称），博士操纵起时间和空间，大玩起看似充满诗意，实则阴险恶毒的游戏，全城陷入紧急状态之中。“我时常会瞥一眼手腕上戴的手表，却发现手表的指针变成一束长势旺盛的常青藤，有时是忍冬花。”这种力量实在是集破坏性和诱惑性于一身，商业因此全黄了，政府管制面临严峻挑战，政府高官们个个咬牙切齿，与霍夫曼博士势不两立。战火迅速在两个极端间燃烧起来，一端是理性，另一端是想象。这是一场权力追逐和嫉妒心所驱使的战争，更可以说是霍夫曼博士和部长之间的战争。无论是博士，还是部长，他俩控制着整部小说，两人在小说中的特殊地位令两人称谓的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。难道读者阅读的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余绪？不！这部小说的景观全然不同。

部长征召了一名叫德赛得里奥的小公务员，这个德赛得里奥有一半印第安血统，面对博士创造出的巴洛克般浮华艳丽的幻象，德赛得里奥根本不为之所动，甚至感到有点儿“烦”。看来，要追踪博士的下落，这个德赛得里奥是个理想人选。“那是我二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。下午，璀璨的焰火中，城里的大教堂飞上了天。”过不了多久，城里的一切都将和大教堂一样被大火吞噬。德赛得里奥发狂地爱上了博士的女儿，既美丽动人，又难以捉摸的阿尔贝蒂娜，他踏上一段危机四伏的旅程，命运峰回路转，希望时隐时现，就像他追求的阿尔贝蒂娜一样。叙事一轮又一轮拖延下去，场景换了一处又一处，从英国式海滩小镇到原始部族，再转换入昔日文学中的典型场景——萨德式、斯威夫特式、卡夫卡式，可

德赛得里奥梦寐以求的性高潮却迟迟不肯到来。

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描绘出欲望所催生出的种种暴虐形象,也为自己贴上了“英国战后小说”的大标签。这部小说出版于1972年,是卡特的第六部小说。今时今日,给卡特带来名望的是她重写的一系列经典童话故事,以及她生前创作的最后两部长篇作品,《马戏团之夜》(1984)和《明智的孩子》(1991)。这两部小说中,卡特对两个人物的描写,马戏团中的空中飞人和音乐厅中颇善于惺惺作态的小明星,为她赢得了满堂彩。然而,可以这样说,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才是卡特留下的真正经典,却也是未得到应有评价的经典。在今天这个虚拟时代,再回过头去看看小说中异彩纷呈、技艺精湛的形象表演,方才体会到,这是一部走在了时代前头的作品。

小说将三部不同的机械,爱情、叙事、社会结构完全拆解,再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,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对三者的解析。小说中,我们读到了幻想,读到了散发着颓废气息的绚烂,也读到了拼贴和戏仿,什么科幻、惊悚、后现代、流浪、寻根文学、历险故事、色情文学,外加种种政治和社会理论,统统一锅烩。无论就小说形式,还是就其语气和技巧而言,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都是一次飞跃,其意义之重大只怕作者本人也始料未及。(卡特每出版一部新作品,就为她的创造力刷新定义。)就读于布里斯托尔大学时,卡特专攻中世纪文学。她曾说过:“作为一名中世纪文学研习者,我学会了读出作品中的多层含义。”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,读者不单可以读到其他文学作品,更可以读到视觉艺术。不过,所有这些并非静默地躺在作品表层之下,等待发掘,而是直接构成了作品的有机体,构成了小说时明时暗,闪烁不

定的外壳。想确定这部小说受了谁的影响吗？卡夫卡？斯威夫特？坡？马拉美？弗洛伊德？《圣经》？电影？萨特？莎士比亚？超现实主义？蒲柏？普鲁斯特？读者会发现，小说似乎把整个文学和视觉文化都吞落了肚，从乔叟到卡尔维诺，从米勒到法斯宾德，从笛福到福柯。

或许，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太超前了，又怎能让批评界舒坦？用卡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意识到，小说可以让人发挥出无限的潜能。那以后怎么样了？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，那就意味着……我再也养不活自己了。那是我蒙尘之始。之前，我是颇为人们所看好的年轻女作家；之后，再也没有谁愿意搭理我了。”卡特之前的五部小说为她赢得了数个文学奖项，那五部小说中，卡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20 世纪 60 年代所特有的现实主义风格，决然面对床头灶尾的沉闷琐事，华丽的言辞中充满对秩序的挑战。翻开那几部小说，满纸皆是酒吧、聚会、堆积的脏衣服，处处可见小商店、城市道路、公园。正是借助于这些描写，卡特揭示出自大狂、性奴役，以及表象之下的超现实，社会和性操纵遍布其间，比比皆是。对于这一切的描写，卡特不输于任何一位现实主义者，她说道：“我从不反对现实主义，可现实主义也有类别之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。”

凭着一笔毛姆文学奖奖金，卡特 1969 年去了日本，在日本完成了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的创作。据苏珊·鲁宾·苏莱曼介绍，卡特三个月就完成了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的初稿。三个月时间里，她一直住在一座孤岛的渔村里，整座岛上只有她一个欧洲人。“我一直在学日语，可总也学不会。于是我试着睁大眼睛观察，以理解周围的一切。不由自主地，我开始了

一场符号解释的入门训练。”不管怎么说,当卡特从日本归来时,无论是她的小说,还是她的人生,都已经全然不同。“在日本,我才领悟到什么叫作女人,我的思想愈发极端。”日本归来后,卡特创作了数部极具实验性的短篇小说,日后收入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花火》(1974)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也正式出版,这部小说中,已可以清晰地看到卡特日后作品的影子,如《新夏娃的激情》和《马戏团之夜》。尽管如此,应当指出,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依旧是卡特在创作形式上最大胆的一次尝试。

恶魔博士霍夫曼代表着卡特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男性自大狂权威。所有此类人物中,霍夫曼的失败来得最晚,却也最为彻底。博士的名字让人想到 E. T. A. 霍夫曼,19 世纪一位极具权威的日耳曼浪漫作家,曾出版《霍夫曼故事集》。卡特的故事中,魔法父亲和美丽而危险的女儿是对《霍夫曼故事集》的戏仿。或许,卡特的故事中还能看到另一个霍夫曼的影子——亨里希·霍夫曼,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和诗人,曾出版哥特风格的儿童伦理诗集《蓬头彼得》(1845),其中的作品甚为怪诞,却又让人难以释手。博士的女儿,美丽而捉摸不定的阿尔贝蒂娜,可以说是普鲁斯特笔下阿尔贝汀的镜像,也就是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男主角的爱欲对象。还有个阿尔贝汀,出自 1868 年的一部小说,作者是挪威艺术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·克洛格,小说的主题是卖淫。由于描写过于写实,这部小说问世不久就被列为禁书。

关于引经据典,就说这么多吧。20 世纪 80 年代,卡特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自从《魔幻玩具铺》开始,我就努力让小说读起来有趣味。要是你没那个爱好,大可不必把我的小说当成系统来读。”

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，圆润的叙事将常见与罕见糅合到一起，既紧紧抓住读者，又延续了说故事的优秀传统。故事的每一章仿佛都是一部观看欲望的拉洋片机器，其中所见所闻既充满诱惑，又令人胆战心寒。每一章的故事既伸向未知的未来，与此同时又在重复着已知的从前（这正是小说最出彩之处）。换言之，就是在遍地回声的古老文学景观中开拓出新的领地。可以说，在娱乐读者这个问题上，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不可谓不全心全意。小说既希冀达到超脱，与此同时又扎根实地。小说中，有关幻想的一切，从廉价到富丽，从低俗到高雅，都被无情分解。无论是都市或是神话王国，也无论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乡村别墅，或是英国海滨小镇空无一人的后街背巷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超现实怪诞距我们只有一步之遥，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。同样的故事，同样体格健壮、心灵坚毅的社会中坚，我们还可以看到魅力、恐惧和释然，看到性、死亡和生存。

作为权力的讨论，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不断出现眼睛的形象，一再出现与视觉有关的种种观念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所谓文化媒介为我们带来欺骗、期望和满足，而这些同欲望的本质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？这就是小说要呈现的对象。小说不仅审视如火的激情所带来的创造/毁灭力量，同时也审视延续和生存。上述的一切都引起小说的兴趣，然而小说尤其关心的是激情和权力之间的关系。恰如读者从小说中所读到的，激情和权力的结合推动叙事滚滚向前，在厌倦和魅力、许诺和推延间不断转换。

这部叙事“机械”中，何为纯洁？何为淫荡？卡特的作品中，纯洁和淫荡的关系总是富于讽刺意味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

机器》的一大成就就是松开了色情文学的束缚，向读者展示，所谓色情文学也不过是文学的一个类别，仅此而已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问世后不久，卡特出版了她研究萨德的专论《萨德式女性》(1979)，其中观点可谓饱含智慧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这部小说，一定程度上，也可以说是卡特的所有小说中，她在探讨所谓“理性女性特征”的一部。卡特认为，女性沦为各种幻想的奴隶，这些幻想有社会方面的，有性别方面的，也有权力方面的。女性要么是“和蔼可亲的自动人”，要么是“阴险恶毒，面目可憎，部分是机械，部分是植物，剩下的部分充满兽性”；女性仿佛与世无争，实际上带着可恶的面具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光芒夺目又难以下定论的阿尔贝蒂娜，上面关于女性的种种成见都难以呈现阿尔贝蒂娜的万分之一。

可即便是阿尔贝蒂娜，进入神话国度也意味着肉体上受辱。在《萨德式女性》中，卡特明白表达出对神话的看法：“……所有神话女性，从以圣洁为世人赎罪的圣女，到医治伤痛，慰藉心灵的母亲，都不过是些中听的废话。在我看来，中听的废话就是神话的最佳定义。”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中，男主角和他的爱人一样，都被赋予了多变的色彩，可以随环境之变而改变自身。与此同时，卡特也打破了镜中欲望游戏的神话色彩，让男主角去承受成为欲望对象的种种痛苦。《欲望杂耍》一章中，德赛得里奥遭到一群摩洛哥杂耍演员轮流施暴，施暴开始时，眼睛的力量仿佛一根根无形的绳索，把德赛得里奥紧紧捆住，动弹不得。

德赛得里奥身上有一半印第安血统，他的先人身份卑微，从事着根本无需“颜面”的工作。自始至终，德赛得里奥是个局外人，也正是局外人的身份令他可以幸存下来，在个人身份问题上

始终保持多变性和可塑性。可小说最后，德赛得里奥成为定格于历史之中的人物，一座雕像，一个老态龙钟、面无血色的政客。卡特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，始终坚信小说自有其道德功能，艺术离不开政治。小说的结局带着阶级战争的语调，这场战争既打赢了，也打输了。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的真正胜利在于，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小说，过去是，将来依然是。这是一部有着可变外形的小说，将各种文类杂糅到一处，最后根本无法分类。小说糅合了诗歌、半吊子艺术，还有道德伦理；半是虚构，半是论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本身非常优美。（望着心爱的阿尔贝蒂娜，德赛得里奥不是说过吗：“即便她说教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她很美。”）小说中，性高潮的那刻一拖再拖，叙事仿佛出自《一千零一夜》中说故事的山鲁佐德之口。小说充分借鉴了“流浪故事的形式，此类故事中的人物浪荡四方，所到之处总有人同他探讨人生和哲学……这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，带着典型的18世纪色彩，却也教会了我们看清自己所处的社会”。小说引发读者提问，劝谕读者理智，问题既可以指向决定或限制读者身份的种种结构，也可以指向想象的种种方式和潜能。

何谓真假？如何生活？艺术有何作为？对于这一系列问题，《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》充满好奇。浪漫到令人眩晕，优美到难分敌我，同时又不乏严谨缜密的哲学沉思，精巧之程度超出想象。这部小说既是“挑战死神的双人爱情筋斗”的信徒，同时又是它的仇寇，正因如此，方才永恒。时至今日，虚拟时代正崭露头角，转过头去，再看安吉拉·卡特四十年前已预见到的“瞬间王国”，小说更展现出与当今世界无比密切的关联。

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

目 录

引 言	1
楔 子	1
第一章 困兽之城	7
第二章 午夜凶宅	43
第三章 大河之民	82
第四章 欲望杂耍	119
第五章 情色旅行	157
第六章 非洲海岸	190
第七章 混沌时间	225
第八章 城 堡	264

楔子

一切我还记得。

没错。

一切我还完完整整地记得。

打仗那会儿，我还年轻，城里到处鬼影绰绰。现如今，一切都静了下来，影子啥时候该落，该怎么落，人人心里都有数。我老了，出名了，有人说，该写本回忆录，把那场大战记录下来。毕竟，不管怎么说，一切我还记得。我该把支离破碎的记忆搜刮出来，再梳理清楚，原原本本，从头讲起。我这一辈子乱得像个线团，如今，我得从这团乱线中抽出最初的那根线头，一针一针织出那个当初的我，年轻力壮，阴差阳错就成了英雄，然后一天天走向衰老。

首先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。

我的名字叫德赛得里奥。

我住在城里，那会儿，我们的对手，魔鬼博士霍夫曼把城里搞得鬼影绰绰，就是要把我们大家都给逼疯。城里的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走了样。知道吗，霍夫曼博士根本就是在跟人类理性打一场全面战争。我可绝不是夸夸其谈，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，比

我预料的更高昂。那时我还年轻，喜欢横眉冷对身边的人和事，对所谓的“人性”并没有多大兴趣。可不管怎么说，我成了英雄，后来听人说，我成了全人类的大救星。

年轻那阵儿，其实我并不想做英雄。那时，我住在城里，城里到处透着股子邪气，就是战争刚开始的那段日子。说起那段日子，嗨，简直就是个大迷宫，绕得人眼花缭乱，什么都可能出现，但凡能想得到，就能看得见。可真叫个乱！花样层出不穷，语言根本难以表达其万一。那通乱劲儿……真让人心烦。

那段日子不单混乱不堪，更可以说是精力过剩，仿佛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一切愿望都能实现。至于我嘛，只有一个愿望：让这一切停下来吧！

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，原因只有一个：我挺过来了。我之所以能挺过来，就是因为面对如潮水般袭来的魅影，我根本就做不到举手投降。我根本没法加入魅影，同魅影打成一片，也根本没有办法像周围的人那样，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，走上自我迷失的不归之途，最后在非理性的一通狂轰滥炸之下粉身碎骨。我的血太冷，心肠又太硬。

年轻那会儿，古埃及人曾是我崇拜的目标。在审美方面，古埃及人追求一种无缺憾的姿态，他们不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，更把自己的艺术推向完美巅峰，每个形象都保持同一个完美的姿态，身体朝一边侧立，双臂朝相反的方向摆动，双脚似乎在一步步远离观众，肚脐总是正对着观众眼睛的位置。这是古埃及人举国上下一致首肯的姿态，一摆就是整整两千年。那时，我是甄别部部长机要秘书，部长大人一心要终止这场荒诞不经的表演，把城市送回明礼识体的轨道。我和部长有一个共同点：我俩都喜静

不喜动。不过，与部长不同，我总认为，“静”可欲而不可得。我始终认为，完美，就其本身而言，终究是镜花水月，海市蜃楼。不管什么样的妖魔鬼怪，任它狐媚妖娆，颠倒众生，也不能令我的心为之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当然，那会儿，无论看到什么都变了形，走了样，镜子只有碎了，才能反射出影子。其实也不出奇，因为所有的镜子都被敲碎了。

部长派出甄别部的警察四下活动，把所有的镜子都敲碎了，因为镜子中传播的影像实在是无法无天。镜子中原本就隐藏着另一个我，另一个世界，于是乎，原本轮廓分明的当下世界中，镜子成了一道道裂缝，一个个孔洞，从里面爬出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，如同一缕缕轻烟，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这些妖魔鬼怪就是霍夫曼博士的游击队，是乔装打扮的士兵，看似虚无缥缈，却又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

大家尽了全力：外面的，别进来；里面的，别出去。围着城市竖起一座高墙，高墙顶上立着布满倒刺的铁丝网，就是要把现实之外的一切隔绝在外面。可没过多久，铁丝网上就挂满了一具具腐尸，都是想出城的人，可甄别部那帮警察偏偏小心过了头，说什么就是不让人出城。于是乎，人们前赴后继，死在铁刺之上，倒也证明了他们曾经多么真实。如果说，我们大家正困于围城之中，敌人其实并不在高墙深沟之外，而在之内，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。

可我熬了过来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东西铁定不是真实的。有一次，我就见到了我那个死鬼老妈，可我就是不信。老妈一只手里紧紧攥着一串念珠，双眼盯着身上裹尸布的折缝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当年，老妈躲进修道院，说什么要为自己赎罪，直到老死，身